



創造新定額

侃 夫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2650

創造新定額

侃 夫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介紹馬六孩、連万祿快速掘進組的先進掘進經驗的書。書中通过先進經驗的形成过程的敘述，介紹了這兩個礦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的成長和他們小組工人不斷用創造性的劳动突破生產指标的情形；並且介紹了他們改進操作方法，采用机械化采煤，學習和推廣“多孔道循环作業”、“深孔作業”和成本核算等經驗。

創 造 新 定 額

佩 夫 著

解博學 張行洲 繪圖
胡樹芬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歷布胡同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38,000字 印張：1 14/16 印數：1—10,000

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統一書號：T15307·25

定價：(6)0.17元

統一書號: T15007·15
定價: (6)0.17元

目

錄

在被壓迫和飢餓的日子里·····	1
可該“煤黑子”說話了·····	3
突破新定額·····	5
普遍提高·····	13
考驗·····	16
共同前進·····	20
學習新技術·····	24
試驗·····	28
再試驗·····	35
要有規律地工作·····	41
“深孔作業”成功了·····	45
煤車快快推上去·····	49
主人翁的算盤·····	54
為社會主義立功·····	57

在被压迫和飢餓的日子里

四老溝這地方，到處都是煤。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們除了耕種幾畝山地以外，大都依靠下煤窯背煤維持生活。就在此地方，有一個10歲左右的孩子，成天到一個小窯上去背煤。他從那幾十丈深的井底下，吃力地把一簍煤背上來，喘一口氣，一眨眼又爬了下去。這孩子叫馬六孩。他回到家，把煤簍子往地上一擲，渾身沒有半點兒力氣。

“好孩子，累不累？”媽媽心疼地問。

“不，媽。”他馬上強打起精神笑着回答。

幾年過去了，馬六孩變成了一個結實的小伙子。這時候，日本鬼子來到了四老溝。“小鬼子要在此開大礦哩。”人們傳說着。這消息更使得人們整天提心吊膽，睡不好覺。一天，漢奸領着一羣打手來到馬六孩家，七手八腳地去拆他們的3間房子，盆盆罐罐扔得滿街都是。馬六孩的老母親被漢奸們趕了出來。他老婆抱着孩子一屁股坐到街上，痴呆呆的，眼里凝結着淚花。

眼看房頂要拆平了，馬六孩再也忍不下去了，他挺起胸膛走到漢奸面前，打算和他們說說理；可是跟這些人是沒理可講的，他母親趕忙搶上去把他拉回來。他咬咬牙，背起了破亂傢俱，領着一家人，走出了祖遺的家園。從此馬六孩脫離了半工半農的生

活，到大礦当了礦工。

*

*

*

那是1947年，大同城里住着頑固軍，雲崗、東沙咀都住着土匪隊。一天，在東沙咀楊家人伙櫃上，掀起了一場騷動。掌櫃的姓楊，只听他假惺惺地笑着对一个漢子說：“煤，实在是賣不出去，櫃上沒錢，你如果非要錢不可，那你看櫃上有啥你就拿啥好了。嘿、嘿、嘿。”那漢子用眼朝櫃房里扫了一下：櫃房里有什么呢？一口水缸，几把洋鎬，怎么能頂280塊錢的工資呢。楊掌櫃見这漢子不同意，又冷笑着說：“沒有錢你还能怎么样！”那漢子冷丁了一下，随手从爐台上抓起一个飯碗，悶雷似地說：“我掙的工資，就得給我錢！”“就不給你，你小子敢怎么样！”“呼”的一声，一只飯碗向楊掌櫃飛去。这时候，从楊掌櫃身后跳出來几个人，和这漢子扭打成一团。他掙扎着，最后被捆了起來。

帶着走的时候，一个人鬼鬼祟祟地从屋里跑出來，把一頂破帽子戴在他头上。

在一間悠暗的小屋里，一个官兒模样的頑固軍，打了这漢子一个耳光，把帽子打落地上，又从帽子边里檢出一个通往解放区的路条。这漢子心里明白，知道是他們在还他帽子的时候搞的鬼把戲，放進了假証据，做好的圈套。那个官兒声嘶力竭地吼了一陣，青年漢子站得直直的，一声不响。官兒使了个眼色，几个兵把他帶進了一个小山洞。

被关禁起來的这个人就是連万祿。

夜里，楊家人伙櫃的厨司夫，趁着崗哨打盹，偷偷地送給連万祿一把小鋸。連万祿連夜間鋸开木柵欄杆，逃出了監牢。

可該“煤黑子”說話了

1949年7月，大同地區解放了。礦山由人民政府接管過來，很快地恢復了生產。

不久，礦區的民主改革運動展開了。

礦務局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大家推選連萬祿為職工代表去參加。何水局長在大會上報告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現在我們工人翻了身，是國家的主人，再也不受剝削、不受侮辱了，你們是工人的代表，要替工人說話。共產黨支持大家，希望大家大膽地把那些曾經騎在工人頭上的把頭揭發出來，把他們打倒。

連萬祿听了何局長的話，明白了許多道理。他想：这回可該“煤黑子”抬頭了。可惜不知道那個楊把頭的下落，要不，这回非找他算賬不可。他又想：楊把頭雖然不在，可是劉公過去不也是同楊把頭一樣嗎？共產黨來了，他搖身一變，趁大家還不了解共產黨的政策的時候，他当了井長。工人弟兄們受他的害可不少，反正当把頭的都喝的是工人的血汗。

这天，礦務局召開了職工大會，會場上人山人海。連萬祿壓抑着心跳，第一個走上了主席台。他說：“我們工人過去讓把頭整苦啦，劉公当把頭的時候，工人掙的工資他不給錢，拿料面（海洛英）頂工資，害得很多工人上了烟癮。誰要說个不要，他就說‘要要不要，反正櫃上沒錢給！’工人沒辦法，只好拿着料面想法去賣。這個時候，他又派狗腿子來收買料面——明值十个，他

只給你兩個三個；要不賣，他就威脅你——說賣料面犯法。那時候，哪有工人說話的地方！他們就是這樣殘忍地剝削我們，壓迫我們！今天共產黨來啦，我們一定要向他們清算這筆賬！”連萬祿的話，像一條引火綫，人們紛紛上台控訴劉公，傾吐心頭的仇恨。

這天的夜班，連萬祿走下井來，井下的監工們一個也不見了。到處响起了哼唧唧唧的歌聲，有的哼着山西小調，有的唱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雖然沒有監工的了，可是不到上班的時間，大家就都干起來了。他感到從來沒有過的輕鬆，逕直奔向自己的巷道。當他經過一個工作面的時候，看見一個年輕人正在刨煤，鎬頭揮動起來，像一個扇面。這個輕捷的動作，把連萬祿吸住了。他出神地看着他，說什麼也不願走開了。等他停下來休息的時候，連萬祿走前一步說：“伙計！你貴姓啊？”這人擦了一把汗，並沒有抬頭看他，只順口回答：“我姓馬，叫馬六孩。”

“听你口音也是咱這一帶的人吧？看你是個老行家哩。”

“啥行家呀，這營生反正干幾年了。”馬六孩說着抬起頭來，他覺得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人，可是洞里很黑，看不太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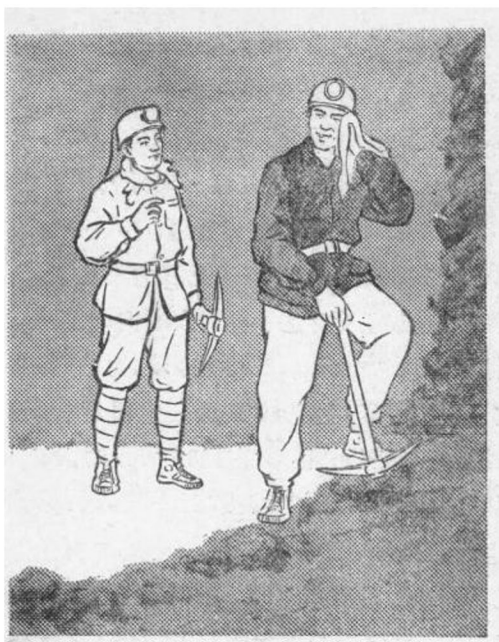
“你貴姓啊？”馬六孩接着問。

“我姓連，叫連萬祿。”

“你看我這眼睛！前天在大会上我已經認得你啦，今天就認不清了。”

“前天你也在會場？”

“在呀。”馬六孩興奮地說：“你那天在台上說的話，把咱‘煤



“我姓馬，叫馬六孩。”

黑子’的苦都說出來了，誰不高興啊！”

“要是共產黨不來，我也不敢說呀！”

兩個人都笑了起來。

他們分開以後，心里都在想：要跟這個人搭在一個組干活，該有多好。

突 破 新 定 額

1950年4月，這是民主改革以後的第五個月份。連萬祿正在

大同工人学校学习。这时候，馬六孩达到了日進40公分的生產進度；丁福亮也达到了35公分；其他巷道也都接近了30公分；全礦平均進度已經达到了30公分。

但当时的情况是：每班工人还没有充分利用工作时间，迟下井，早上井，抽烟、闲聊的现象还很普遍。8小时工作中約有3个小时浪费了；工人使用洋鎬、钎子比以前充足了，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等磨钎子煎鎬了（使秃了再过火磨尖）；工人使用硝安炸藥比以前用黑火藥威力大了；工人的劳动热情日益高涨起来。領導上考虑了这些因素，认为30公分的定额是不合理的。经过技术人员的推算和反复研究，决定把30公分的旧定额改为50公分的新定额。工会同时提出了迎接“五一”劳动节，开展生产竞赛，实现新定额的口号。

工人们热烈地讨论着新定额。这时候，連万祿正好由大同工人学校学习回来，他听说馬六孩已经创造了日進40公分的新纪录，想起了他头一次在井下见到馬六孩的情形，他决定马上去找馬六孩谈谈。

礦長張学進同志，和工会主席刘佩珍同志正在研究新定额的事。連万祿和馬六孩走了进来。他们向領導上表明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在一起工作，經領導上研究，认为把他们俩調到一个組里工作，对当前推行新定额的工作会有好处，因而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且确定連万祿为组长。

“怎么样，完成新定额有没有把握？”工会主席問。

連万祿向馬六孩看了一下，他心里想：馬六孩已经达到40公分，如果再加把油，想想办法，50公分的定额，是可以达到的。于

是，他向工会主席和礦長表示：“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定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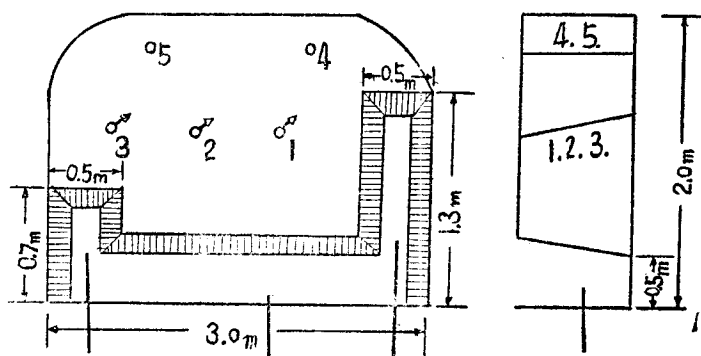
“你們要記住：如果能够首先突破新定額，就可以帶動大家达到新定額。”工会主席握住他們的手繼續說：“过一兩天要开一个动員大会，你們是否准备准备条件，向大家提出競賽挑战！”

連万祿因为剛从学校回來，井下情况还不大清楚，他只覺着馬六孩的紀錄已經达到40公分了，憑着自己的热情，达到新定額是不成問題的；可是既然要向大家挑战，条件就必须具体，奋斗目标也要高於定額才好。究竟要高出多少呢？心里沒个底。馬六孩心里倒有数，他想：自从民主改革运动以后，大家的劳动热情普遍高漲，因而出現了很多超过30公分旧定額的小組。这个“超过”，还只是在旧的掘進方法的基礎上，提高了劳动强度的結果。如果能在工作方法上加以改進，比方說，把拉槽的方法改進一下，或者还能突破新定額。他知道連万祿有掘進技術，他是一个能够單手打眼的掘進好手，所以对这个新的嘗試，充滿了信心。

旧的拉槽方法分立槽和底槽。就是說，在煤洞里，把前進方向的煤壁，在右边刨出一道縫，使右側面的煤幫与正面要拿下來的煤隔离开，这道縫就叫立槽。再在貼近底板的地方刨一道縫，使这塊煤与底下的煤离开，这道縫就叫底槽。这样，前進方向要拿掉的一塊煤，4个边就有兩個边脫离了整体的連結。然后，再在这塊要拿下的煤上打上眼裝上炮，把它炸下來。要拿掉的煤塊，虽然有兩面失掉了整个煤層的控制力，可是还有上边和左边兩面沒有脫离煤層的控制，往往因为这兩面的控制，打下來的煤深度不够。比方說，立槽和底槽刨的深度都是50公分，

炮响以后，打下来的煤多半不够50公分，而是四十三四公分的样子。这主要是这块煤的左边和上边还没有脱离煤壁的控制的结果。

馬六孩想：如果在这块煤的左边靠煤帮的地方再拉半截立槽，使煤壁控制的地方再减少一些。那末，炸下来的煤不就会多一些嗎？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告诉連万祿。他們試驗的結果，只用了5个鐘头，就前进到5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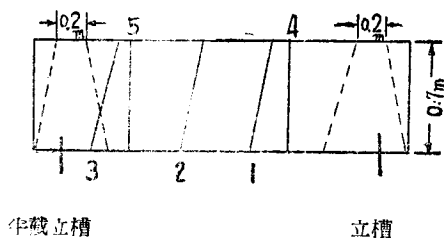


多拉的半截立槽

底槽

立槽

底槽



半截立槽

立槽

立槽、底槽位置示意图

这个試驗，鼓舞了他們不斷地去探求新的掘進方法。連万祿說：“还有很多時間，如果要能再把時間很好地利用一下，可能還不止50公分。”馬六孩說：“對！”兩個人一商量，根據剛才的經驗，把時間大致做了這樣的安排：馬六孩拉立槽，連万祿刨底槽，占5個鐘頭；連万祿一個人單手打眼，馬六孩刨左邊的半截立槽、和右面立槽與底槽交點的剩煤，占一個半鐘頭；裝炮、放炮和等待炮煙消散，要占50分鐘；擦幫搜頂，要用40分鐘（當時打下來的煤是由下一班運出去的）。他們把時間研究好以後，估計刨70公分是有把握的。最後，他們確定以日進70公分的條件，向全礦工人挑戰。

馬六孩和連万祿一出井，就把自己的挑戰條件和奮鬥目標，向工会主席劉佩珍同志彙報了，並征求他的意見。

“我相信你們是能夠實現的。”工会主席握着馬六孩的手說。

這是礦山的一個美妙的晚上，馬六孩和連万祿迈着輕松的步子走進會場。主席台上，黨支部書記正在向大會作迎接“五一”勞動節，開展生產大競賽的報告。他聲音宏亮，職工們都聚精會神地听着。最後，工会主席走上主席台宣布說：“連万祿和馬六孩昨天夜班，已經達到了50公分的新定額。”接着工会主席又介紹了多拉半截立槽的先進方法。台下响起了一片掌聲。接着連万祿走上台，提出以日進70公分的條件向全礦掘進組挑戰。

丁福亮和李和坐在一起，他聽到馬六孩、連万祿達到了50公分的定額，心里就有老大的不舒服，因為自己雖然突破了舊定額，可是還沒有達到新定額。後來听連万祿提出70公分的挑戰條件，兩人一合計，想以更高的條件，在大會上應戰。丁福亮剛

站起來，掘進組長李成章已經走上台去，他表示响应号召，向連万祿組应战，跟着又有兩個組走上台表示应战。好容易輪到了福亮發言了，他气冲冲地走上台說：“連万祿要刨70公分，我就刨80公分！”“噓——”台下响起了一片嘲笑声。

競賽开始的头一天，馬六孩、連万祿按着研究好的時間开始工作了。他們刨了5个鐘头，估計已經刨到七十五六公分了。

在連万祿打眼的时候，馬六孩沉思地看着煤面上的一条紋，这紋就像水晶墨鏡上的驚紋一样。他腦子里忽然閃过一个想法：要是眼鏡受到震动，往往是由那道驚紋的地方破裂。于是，他用手在煤面比画着說：“你打眼的时候，穿过这条紋打。”

“那幹啥？”連万祿不明白他的意思。

馬六孩把这个想法告訴了連万祿，連万祿也覺得很有道理。以前打下來的煤，时常有下來半面的，就是这个原因。紋紋那面打不下來的煤，还得用鎬刨，要占用很多時間。

可是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問題呢？他們研究了一陣，馬六孩說：“應該改進打眼方法，如果把眼打在紋紋上，使眼的縱深穿过紋紋，炮响后，就可以从紋紋的兩面打下煤來。”“对。”連万祿說，“不过，紋紋是不規則的，有时是直的，有时是橫的，我看打眼的方法也得灵活运用：如果遇到直紋紋，炮口應該放在左下方，炮眼底應該通到紋紋的右上方，打成斜眼；如果遇到橫紋紋，炮口應該放在紋紋的下边，炮眼底應該通到紋紋的上方。”

他們商量好以后，抱着很大的希望，开始了新的試驗。

炮响了。炮烟消散以后，收尺員來了。他習慣地用皮尺一拉——70.2公分。收尺員驚訝地“啊！”了一声，他像有些不相信自

己的尺子似的，又拉一次。
不錯，70.2公分，他不能压抑
心头的兴奋，看了看手表，还
差1点20分鐘下班。于是，他
飛快的跑出巷道去了。

70公分的挑战条件实现
了。

他們拉槽的深度是75公
分。若按实行多拉半截立槽
以后的進度，一茬炮應該是
前進六十五六公分；可是实
行了这个打眼方法，一茬炮
居然达到了70公分强。

“这个竅門你算找对
啦！”連万祿用力地拍了一下
馬六孩的肩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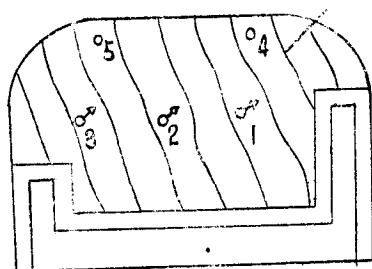
“这也叫竅
門？”

“你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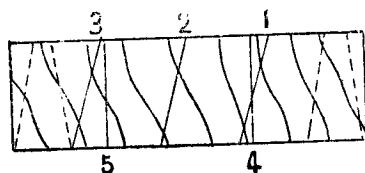
他們互相看了
一下，笑声在巷道
里迴蕩着。

这天，全礦的
掘進成績都有所提

立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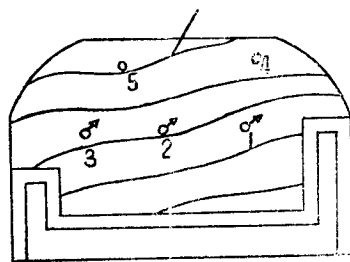
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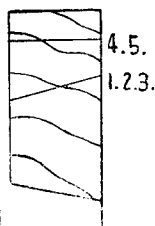
俯視圖

立縱紋打眼方法示意圖

橫縱紋



正面圖



側視圖

橫縱紋打眼方法示意圖

高，突破30公分旧定額的，就有3个掘進組，其中丁福亮掘進組已經达到了40公分。

第二天，馬六孩和連万祿在工作中又察覺裝炮方法还有研究的必要，因为連万祿在打眼的时候，感覺右面上方的煤質較軟，左面下方靠近半截立槽的地方，煤質較硬，並且煤面上有立紋紋，要是打成由左下方通到右上方的斜眼，一定会崩下來很多煤。于是他們就按照这个想法干起來。哪知炮响以后，煤質硬的那一面都打下來了，煤質軟的那一面倒有一小部分沒有打下來。連万祿覺得真有些奇怪了。跟馬六孩一說，馬六孩一时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可是，这一試驗結果，他們又突破了70公分，創造了75公分的生產紀錄。

連万祿吃完飯，也沒休息，就去找技術員李仲珊問煤質硬軟的問題。李仲珊告訴他：“炮藥的性質是哪里硬它往哪里走，所以煤質軟的地方打下來的煤少些。”連万祿听了恍然大悟，又高兴地找到馬六孩重新研究裝炮的办法。他們根据炮藥性質的特点，決定在炮眼口的一面，用炮土來調劑它的硬度，使炮的炸力能够向深处鑽。但是炮口这边，如果炮土太松了，又恐怕漏气、放空腔。最后，他們研究出一个裝炮的办法，那就是：第一塊炮土不能挨藥太緊；第二塊炮土就可以堵緊堵爛；第三塊、第四塊，一塊比一塊緊。这样，挨炮藥的地方有一定的空隙，可以使炮藥充分發揮往硬处鑽的性能，外面也不至于漏气，就沒有放空腔的危險了。第三天一試驗，果然很好。这天他們又突破了75公分的紀錄，創造了80公分的新紀錄。